

水杳杳◎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水杳杳◎著



1247.5
5688-2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拆迁 / 水杳杳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222-06457-7

I. ①拆… II. ①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4966 号

拆 迁

作 者: 水杳杳
责任编辑: 王绍来
特约监制: 刘杰辉
执案编辑: 蔡亚林
装帧设计: 小徐书装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政编码: 650034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457-7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市拆迁办	001
第二章 美女科长	011
第三章 动员大会	022
第四章 中层领导	031
第五章 投石问路	044
第六章 全征全拆	055
第七章 烫手山芋	063
第八章 冰释前嫌	072
第九章 明哲保身	080
第十章 领导的艺术	090
第十一章 调研基层	099
第十二章 安置回建房	111
第十三章 征地协议	121
第十四章 朝秦暮楚	132
第十五章 场面应酬	147
第十六章 化解危机	156
第十七章 兔子也咬人	167
第十八章 抽调实践办	178
第十九章 钉子户	186
第二十章 停职处罚	201
第二十一章 自焚调查	211
第二十二章 拆迁公司	221
第二十三章 强拆	232
第二十四章 产权置换	241
第二十五章 领导落网	252
第二十六章 实至名归	262

第一章 市拆迁办

在棋盘上,卒子永远是卒子,过了河的卒子就有了纵横的力量,走到最后,要么是出奇制胜将了别人的军,要么就是老卒无功,像绝大多数的卒子一样成为棋盘中最容易牺牲的棋子。

方若冰现在就是过了河的卒子,正热血沸腾准备冲向更广阔的战场,可是过了河才发现,卒子的力量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又是多么地心力交瘁,早知道这样,不如不过河得好。

可这话一说出来,每每会遭到好姐妹周小乐的口诛笔伐。可不是吗?工作8年,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才混上个副科,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你看看,工作10年20年以后,还是科员的人一抓一大把,你要后悔,别人该说你故作姿态了。首先,这是对看重你的领导的极大的不尊重,你怎么能让领导觉得他的眼光出了问题呢?其次,这是对普通劳苦大众的极大侮辱。副科虽然是市直单位最低级别的领导,那也是中层,多少人眼巴巴地看着这位位置,每天盼着这个科长或那个科长出事好跻身领导行列。

周小乐也没说错。确实有无数的人对方若冰的幸运抱着或羡慕或鄙夷或不屑的态度。方若冰也没有想到,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因为机构改

革,原来属于国土局职能范围内的征地拆迁职能要划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部门,相应地原属于国土局的二层机构征地中心也跟着划出来成为三个独立的科级事业单位:江东区拆迁办、江西区拆迁办、城中区拆迁办。按照职能原则,每个事业单位都要有一个对应的政府部门的行政单位对口管理,于是国土局还得分人出去成立一个管理区级拆迁办的行政单位——市拆迁办。

这是参照大城市的先进经验,把征地拆迁过程中的运动员和裁判员分开,因为长久以来,征地全部由国土局负责,拆迁全部由建规局负责,制定政策的是这两个部门,执行政策的也是这两个部门,行政裁决的仍是这两个部门。长期的政事不分,导致征迁体制的不合理。为了加强监督和管理,也为了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分开,D市政府决定在征迁上大胆创新,实行体制改革,由市拆迁办作为行政主管部门,而区级的拆迁办就成为了工作的执行者。

消息一出,国土局内就炸开了锅。

局里传达的意思很明确,不强迫,谁愿意去就主动申请去吧。新单位会有新机遇,明摆着的,新成立的单位,提拔和任用会宽松很多,如果能去成为组建的骨干,那么必定是中层。当然也有风险,摸着石头过河,运气好能过河,运气不好就得掉河里了。

国土局似乎是想快刀斩乱麻,没有给太多的时间考虑,一天后就要截止报名。

方若冰思考了10分钟,就作出了这个人生的重大决定,去!在国土局,她实在是看不到前途了。局长就像高高在上的太阳,科长就像大树,而她就是长在大树下的小草,太阳看不到她,只能在树下顽强生长。局里的小草太多了,不起眼也没有机会起眼,或许换个环境,小草也能长成参天大树。方若冰一直想不明白,论资历、论经验、论才干,自己起码是中上的,领导也说她是优秀人才,为什么每次提拔都没有她?而那些资历比她浅,才华也不如她的,为什么总能一步踏上来后就颐指气使?方若冰想知道是不是自己真的这么差,所以才决定交这份自荐书。

不过,方若冰倒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她也知道想长成大树的小草实在太多了。作为一棵孤芳自赏的小草她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不求人不托人仅凭一张自荐书就想麻雀变凤凰,这种事也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她交给教科的自荐材料非常非常地简单:方若冰,女,28岁,本科学历,从事国土资源工作7年,律师、土地管理工程师。自愿到市拆迁办工作。

人教科长接过自荐书时反手扣在办公桌一角,方若冰从那堆厚厚的自荐书的背面看到别人的材料都是钉着几页纸的。人教科长没说什么,只是笑笑。方若冰看到还有源源不断的小草来自荐,就告辞了。有点忐忑,有点希冀。如果没能选上,那也许会成为别人的笑柄——想当官想得发疯了,还自荐呢,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如果选上,那么就可以重新开始了,那7年来被国土局打击得体无完肤的自信心也可以一点点地拾回!

方若冰交完材料的第二天,就听说一共有40多棵小草要竞争这屈指可数的职位,有背景的、没背景的,有才能的、没才能的,冲着这一过去就是副科以上的职级也足以让国土局里的小虾米趋之若鹜。

据权威信息透露,这40多棵小草没有一个是有一级别的。也难怪,不过是个新单位的中层而已,如果本身已有级别,就算只是个副主任科员,谁又会放弃国土局这么大的锅而去一个小单位铸新锅呢?全市人民都知道,国土局的一个科长可比好些单位的处级干部要威风多了。于是,这40几棵小草在全球职工的口水中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尘埃落定。

之所以说等待,是因为拆迁办的领导不是本局的头,而是外单位的头儿,而且还不是城建线的,平时也搭不上关系。所以想暗地里使劲的人基本使不上劲,这对很多想走门路的人来说是一招压抑的化骨绵掌。

说来也奇怪,既然是从国土局分出去的职能,那从国土局调一个分管领导出去就最合适不过了,可市里偏要从非国土系统调了一个处级干部当征地拆迁的头儿。这事是有点费劲,不过知情人士一点就透:还是那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谁知道这新组建的单位能撑多久。再说了,国土局有钱有车有权,新单位要啥没啥,脑残人士才同意离开国土局的领导岗位平调到拆迁办呢!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运气来了雨伞都挡不住。当时的方若冰就是这样意气风发地对周小乐说的。

在春节的前一个星期,方若冰收到人教科的通知,说拆迁办的领导想见一见她。等方若冰到达指定地点时,发现连她在内一共是6个人。

那位决定方若冰命运的领导叫李明达,40岁左右,人很和善,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最后说,叫大家来,不一定全部都会要,也许会要4个人也许会要7个人,也不一定,请大家不要有负担。新单位的待遇可能比不上国土局,而且成立伊始也会很辛苦,有很多困难,如果有退怯的现在就可以后悔。

李明达的一番话把大家都感动得热血沸腾,除了方若冰每个人都表示自己是能吃苦过得硬的技术骨干,希望能跟在领导身边开创一个新的未来。

轮到方若冰最后表态,方若冰说:“我没吃过什么苦,我只能保证领导交代我的事情尽力完成。”

李明达看了看方若冰的档案,闲聊似的问道:“小方,是中文系毕业的啊,不错。考了律师,还是工程师。能写材料吗?”

坐在一旁的陈姐笑着搭腔:“小方是我们局里有名的写手啊!”

方若冰笑笑,平静地说:“偶尔给分管领导写个会议材料什么的还行,大的材料没写过。我只在局办当过一年秘书,后来就被调到科室做业务了。”

方若冰不是谦虚,她只是觉得没必要抬高自己,也没必要贬低自己。在机关单位的人都清楚,中文专业毕业的人未必会写材料,会写材料的人也有很多不是搞文字出身的。机关单位的材料就像八股文,没有跟过班的人是绝对写不出合格的材料的。方若冰当年执意要离开局办不当秘书的原因之一就是,写八股文对她这种写惯散文小说的人来说太痛苦了,枯燥无味还不得不闭门造车,为了赶材料,经常通宵熬夜。做了一年秘书后,方若冰在某天清晨对镜贴花黄时惊恐地发现自己长白头发了,而且还不少。当时老局长还没退休,方若冰鼓起勇气让局长放了她到业务科室并美其名曰:

锻炼。老局长大有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哪个单位都缺这种粉饰太平能帮单位扬名立万的人才，局里一百多号人，能写材料的人不多，像方若冰这样科班出身而且任劳任怨没有家庭负累的年轻人更是稀缺，可方若冰铁了心要走，局长也没办法。办公室主任半开玩笑半恐吓地说，做秘书的好处就是天子近臣容易提拔，你到了下面科室，领导的哪只眼睛看到你做得好啊。那时的方若冰对仕途的热衷度几乎为零，相较之下，21岁的青春美少女更加珍重的是她的一张脸！

对这个初次见面的李主任，方若冰一点都不了解。除了诚实，方若冰没有别的想法。

正是由于她的诚实，成就了她的幸运。后来李明达对她说，之所以选她是因为她一专多能。新单位虽然有编制，但是作为领导也不想一下子就把所有编制都用光了。方若冰身上同时具备了秘书、法律顾问、业务骨干的素质，一个外行的领导最需要的就是熟悉业务的多面手，而且他不需要说大话的人，方若冰这种助手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方若冰的第六感向来很好，她预感自己肯定能行。面试过后别人还在四处打听结果，方若冰已经接到了李明达的电话，说让她马上进入角色，先工作，后办调动手续。这时，方若冰才明白，李明达把她放在了综合科负责人的位置上了。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方若冰喜忧参半。一下子从小科员的位置直接坐在了综合科副科长，甚至在没有正科长之前就是综合科负责人的位置上，是有些平地升腾了，而且综合科负责人这位置多重要啊，协调领导和业务科室，稍有不慎就会怨声载道，造成被动。横向对比，哪个单位的办公室主任不是老奸巨滑八面玲珑？纵向对比，虽然没有前任可以对比，但是市直也没有哪个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如此年轻就担此重任啊！

对方若冰的不安，李明达给她打气：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我的眼光啊。我们拆迁办本来就是改革的成果，单位是创新型的，综合科负责人也得与众不同才能证明我们是与时俱进嘛。

有了老板的打气，方若冰的底气似乎像氢气球一样膨胀起来，把她原

来的少许不安都淹没在新年的炮竹声里。

方若冰的窃喜自然逃不过周小乐的眼睛。周小乐祝贺她的同时也不忘给她浇了一盆冷水：“小样，看把你得意的。不要忘了那句老话：福兮祸所倚。你可不要辛苦一遭到头来为别人做嫁衣裳！”

方若冰柳眉一瞪，“你就见不得我高兴吧，我上辈子抢你老公了？我，方若冰，国土局屈指可数的持律师证和工程师证的双料青年拔尖人才，埋没多年无人赏识。人家自费中专毕业没专业没特长的人都提拔起来被称为中坚力量优秀人才了，我还像刚毕业时一样给人打下手，在国土局都落魄到这份上了，难道还有比这更凄惨的？”

周小乐差点把咖啡都喷了，“你终于承认你落魄了？当年是谁说无心仕途？要我说，你现在这样子给你的办公室主任看到，肯定会狂笑不已。局办秘书，多好的位置啊，就你，两手一甩就头也不回地走了，转了一圈，还不是得重新干回秘书的老本行？”

方若冰也端不住了，笑着说：“谁说不是呢？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了。”

周小乐指正说：“此原点非彼原点，上学时跑 800 米还记得吧，足球场两圈半，转了一圈又回到那个起跑点的时候，已经跑了 300 米了，离终点也近了，所以你不是回到原点了，是新起点。来，为了你的新起点，干杯。”

方若冰把杯子跟她碰了一下，深褐色的咖啡在杯中漾起了涟漪。方若冰想，有涟漪也比一潭死水好。

方若冰是个较真的人，整个春假都在琢磨着拆迁办的成立文件和当时的有关会议纪要。

对于一个三线城市，市委、市政府成立这样的一个新单位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国内少数大城市有先例，但是在省内，D 市却是第一个。方若冰必须把市领导的意图给摸出个门道来，才能明白自己的立场。

7 天的长假，方若冰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停地上网，搜索相关的资料，打印机换了两次墨盒，打了两尺多厚的纸张。电脑桌上、床上、地毯上，都处都是纸片。周小乐来串门，几乎是使出了凌波微步的深厚功力，才从房间门前迂回到位于窗台前的小沙发上，一声长叹，无限感慨，“方若冰同

志从此就要陷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了，但是，民妇受方老夫人委托，问你终生大事如何打算？”

方若冰推了推半框的眼镜，一脸无辜地说：“三条腿的青蛙难找，两条腿的男人到处都是。你告诉方老夫人，我还不想早早把自己嫁出去。不自由，勿宁死。”

“我想友情提示一下，你还有最后一年的机会可以说我还是20几岁的姑娘，等明年的钟声一响，你就必须得半遮半掩地告诉世人我30出头了。妹妹，20几跟30是完全不在一个范畴内的，20岁的姑娘是玫瑰花，30岁的姑娘就是豆腐花了。”

“都说女人结了婚之后最喜欢做两件事，做母亲和做媒，我觉得你还是做母亲比较适合。”

“行，我得跟范老师复命，游说失败了，你家的媒人利是和阉鸡我是没这个福分的。我看啊，你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

方若冰头也没抬，随手抓起身边的一个绒毛玩偶，甩手砸到周小乐悲天悯人的脸上，“马上消失——”

周小乐抱着玩偶，朝她做了个鬼脸，跑到房间门口，故意大声说：“范老师，若冰说今年一定把自己嫁出去。”

方若冰抬了一下头，正好看到周小乐回头向她挤眉弄眼，方若冰轻摇着头，耸耸肩。

周小乐朝范老师使劲地扔糖衣炮弹，把范老师哄得找不着北了。周小乐跟方若冰是发小，从小长在市委大院，那时同年龄的男孩子多，这两个女孩自然走到一起。周小乐的爸爸是从市委宣传部的科长一直做到副部长，妈妈也是从市妇联的科长一直做到主席，两个都是大忙人，周小乐从小就常在方家蹭饭。结婚后，这个优良传统还保留着，周小乐回娘家，首先进的是三楼的方家而不是五楼的周家。周小乐的妈妈常酸溜溜地对方若冰的妈妈说：“我家的女儿算是白养了。”范老师也不客气地回应：“小乐在我家吃的饭比你在家吃的还多，算不上是你养的。”话说回来，连方若冰都觉得，周小乐跟范老师实在是比她们娘俩还亲。小时候方若冰还想过，会不会是投

胎时阎王工作失误把本该到方家的周小乐踢错了地方。

这个春假，方若冰实在是忙得无暇分身，范老师的唠叨就像水过鸭背根本就进不了她的耳朵，连一向支持她入仕的方爸爸也摇头，“你一个小小的副科长，怎么比我这局长还忙？”不过，从科员做起的爸爸却也熟知机关里的行为方式。对若冰的新上司李明达，方爸爸也是有过几面之缘的。大家都是处级领导干部，市里开会时少不得会碰面，虽然只是泛泛之交，方爸爸知道李明达是个实干型的人，李明达肯定也知道方若冰是他的女儿，但这并不会是李明达选方若冰的主要原因，自己的女儿在他手下是要有真才实料的，没有能力的人李明达绝对不敢要过来当开山之臣。对女儿的“忙碌”，方爸爸很理解地说，年轻人忙些是好的，先苦后甜吧。

李主任是个谨慎的人，面试之后他只定下了4个人：方若冰和雷庭来自国土局，分别负责综合科和征收科；汤敏和吴一航来自建规局，分别负责拆迁科和法规科。因为拆迁办下面有4个科室，他定下的4个人就刚好是每人负责一个科室。严格说起来，除了征收科、拆迁科和法规科这三个业务科室，剩下的活都是属于综合科的了。综合科是万金油，包罗了秘书科、财务科、后勤科、接待科、人事科的所有工作。单位新建伊始，肯定是有大事小事杂事，事无巨细都得由综合科负责，大到文件的出台，小到一支铅笔的采购。要说方若冰不头大是假的，但是对这个新岗位的挑战，方若冰却抱着十二分的热情。除夕夜里12点的钟声刚过，她就开始履行公关部长的角色，给另三位一起走向同一战壕的同事发送了新春短信。

半年以后，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当初怎么就能那么热情高涨革命斗志昂扬？难道真是着了魔想当官不成？升职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最重要的原因是方若冰骨子里并不像外表那样安于现状，数年来在国土局默默无闻的日子是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才华埋没，浪费光阴，7年了一共是2500多个日子，方若冰不止一次地想过，会不会自己直到退休都是这种状态？早上打开电脑，新浪腾讯搜狐一路无阻，偶尔遇上科长交代办点事，写点不痛不痒的汇报总结，月底来份假得连自己都不忍推敲，偏又得跟领导说比珍珠还真的报表上报各上级部门。这样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生活要是一成不变地

持续20年,方若冰想,她会疯掉的。前年她通过司法考试后,方爸爸的朋友曾问她是否愿意跳槽,当时她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还不够,方爸爸向来也不赞成她离开机关。用范老师的话来说,女孩子还是稳定些好,钱不用太多,有个铁饭碗将来嫁人也能挑个好人家。

所以当拆迁办伸来了橄榄枝,方若冰没有多想就接过来了。这样的机遇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就算前面是虎山,也比在泥沼里自生自灭的好。况且,前面也未必是虎山,是苦是甜只有经过才知道。要是这么好的机遇也不好,那她倒真要考虑是不是该离开机关了。

年初八才正式上班,方若冰在年初六已经到了新办公室。春节放假前一天,李主任带一个小伙子到方若冰面前,说这是小王,以后归你管了,有事你就安排他做吧。

小王的年纪看起来跟方若冰不相上下,但是他低眉顺眼地叫着方若冰“科长”时,方若冰才反应过来,她真的是从此翻身了,虽然目前只有一个跟班,但是她再也不是最底层的那个任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小科员了。从此以后,她会有专属的办公室,会有司机,会有马仔,还会有许多人恭恭敬敬地叫着她“科长”。

想到这,方若冰心里的虚荣小小地膨胀了一回,原来做头儿的感觉还挺爽的。

小王果然是跟在领导身边多年的人精,不必方若冰动口,他就说:“科长,这打扫卫生的活儿太脏,您让我做就行了。要买些什么东西,您列个清单,我回去的时候顺路给办了。”

方若冰给他回了个微笑,把外套放在椅背上,动起手来。办公室不多,市政府一共腾出了8间小单间给拆迁办,因为到位的人还不多,就只清理了5间,打扫起来并不费事。整理了一天办公室,再采购一天,新办公室看起来就有了井井有条的样子。

初八早上,方若冰到国土局请假。因为调动手续还得慢慢来,所以方若冰只能是请假,但是局里已是人尽皆知了。放假7天,就是最慢的小道消息也足以覆盖全局。

方若冰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回味着局长的话：“小方啊，好好干，不要给国土局丢脸了。”这是局长上任5年来，方若冰第一次直接单独地和局长对话，也是最后一次。局长是听了方若冰的自我介绍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你就是方若冰啊。不错啊，我看了你的简历，律师加工程师，在局里的年轻人中算很优秀的了，李主任的眼光也不错，连我的人才都要挖走了。”方若冰对局长迟到的关怀简直有点受宠若惊了，甚至想要是局长张口请她留下来委以重任她会不会感激涕零激动万分地跟局长表示，国土局是我家，我会为了这个大家继续服务的。

可惜，方若冰这番激烈的内心挣扎没能让局长看到，局长就说了那句煞风景的话。方若冰想，我丢不丢脸好像跟国土局的关系也不大了吧。昭君出塞，元帝懊悔的故事只能上演在古代，21世纪的元帝拥有太多昭君了，走了一个昭君，还有千千万万个昭君要来。方若冰充分发挥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总结出还是自己不够惊才绝艳啊，局长连一句挽留的话都不说，只能证明自己不够优秀。俗话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方若冰，从今天起，要做一个完美的人，让所有曾经不待见我的人都追悔莫及！初涉官场的方若冰对前面的路充满着期待与希望。

第二章 美女科长

方若冰到新办公室正式报到,才知道自己是到位最早的一个,也在意料之内。因为工作已经要开展了,拆迁办的任务并不轻,李主任跟国土局长打过招呼就把方若冰借过来先用,而其他三位同事则因为时间紧迫,手上的工作交接未完成而没能到位。

李主任无奈地说:“小方啊,辛苦你了。市长逼我快点把办公室成立起来,说成立文件已经下发了一个多月了,你的队伍怎么还没见壮大?这下你来了,我不再是光杆司令了。其他几位同志我也会尽快要过来,不然我也没法跟市委、市政府交差。”

方若冰说:“主任,有什么工作您就安排吧。”

李主任给方若冰安排的第一项工作是去银行开户。

市里之所以那么着急成立拆迁办和拆迁中心,是因为D市遇着了发展的机遇,国家和省里的政策都在向D市倾斜,资金动辄上亿,大项目大企业纷纷落户。与这些火热的投资不协调的是D市的投资环境跟不上。大项目来了,土地供应不上,征地拆迁已经成为D市发展的瓶颈。市领导着急上火也没办法,多年来征地拆迁的机制和方法一直没有新的突破,农民得不到

保障,所以说什么也不肯卖地。市领导窝着火没处发,说以前总是埋怨没有项目没有资金不能发展,现在项目有了资金也有了,却还是发展不起来。哪个城市不都是从征地拆迁走过来的?难道别人就没有难处么?上海、广州、北京就不需要征地拆迁了?于是,市领导走了一圈一线城市后,经多次推敲,终于下定决心要成立市拆迁办和区拆迁办,由市拆迁办负责管理,区拆迁办负责实施征迁,把征地和拆迁的职能分别从国土部门和建规部门划出来,成为独立的由市政府直管的部门。

征迁的资金每一笔都是大数额的,为了预防职务犯罪,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控,负责征迁的区拆迁办是不能直接从业主单位拿到拆迁经费的。这将是市拆迁办的主要工作之一——对征迁资金进行监管。所以拆迁办开一个专户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按说开一个专户随便一个电话就可以让银行的大客户经理屁颠屁颠地跑上门来亲自服务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专项资金得同时由财政局把关,而设立一个专户没有财政局的同意,银行也不敢擅自做主。

李明达不愧是从国企出来的领导,深知财政局在其中的作用,于是在节后上班第一天,带着方若冰亲自到财政局拜访了分管征迁资金的时副局长。

“时局,您老就支个招,告诉我该怎么办吧。对于这些我是外行,但是市长又把我逼得快跳江了,您再不救我,我就该自动请辞了。”李明达软磨硬泡。财政局里的头儿都是财神爷,相形之下,别的单位的领导到了财政局总得自动低姿态一点,外单位的处级干部见着财政局的科长们还得好话说尽。时局显然对李主任的表现引发了恻隐之心,端起茶杯,说:“也不是没有办法。”

李明达眉开眼笑,“我就知道您老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时副局长跟李明达也不陌生,对李明达老鼠跟棍上的做法轻轻笑了一声,“你呀你呀,就是看准老头我快退休了,要我犯错误来的。年还没过完,别说那些不吉利的话。”

李明达摸准时副局长的心思。时副局长在财政局多年,位高权重,请吃

饭他不会理你，每天排着队请他吃饭的人得用加强排来计算。送东西，这完全是公事，扯上物质就更说不清楚了，这年头，如果不是知根知底谁敢要你的东西，触到了老虎须就什么事都黄了。可是这样的老头喜欢有人捧着他，说他的好话，只要了对了他的心思，什么事都好商量。

时副局长转头看着一直静静坐在一旁的方若冰，“这小姑娘是你的帮手？”

方若冰马上微笑着自我介绍：“时局您好，我是小方。”

时副笑道：“看样子，你们李司令真是遇上难事了。这么大单位的一个头儿，竟然只有一个小姑娘当先锋。唉，难为你了。小方啊，你有没有会计证？”

方若冰在来之前已经想好了应对的法子，开专户没有会计证是通不过的，这也是李明达着急上火的原因。可他总不能跟市领导说，我还没有会计开不了专户，还不能开展业务。市领导不骂娘才怪呢，这屁大点事一个处级领导干部都解决不了，就不用干了。

D市官场上流传着一句名言：非常时期非常办法。

方若冰继续笑着回答：“时局，你刚才说了难为我了，还真是这样，我没有会计证。但是，我们的会计很快就到位了，我的邮箱里已经收到很多应聘的材料，李主任嘱咐我一定要选准了。像我们这种单位，完全是为政府服务的，将来最主要的业务也是跟财政局对接，怎么着也得挑个业务熟心又细形象好人缘好的人啊，不然到时添乱了怎么对得起一直关照我们的时局呢？时局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聘到会计上岗。”

时局哈哈大笑，“你这小姑娘真有趣，说了一圈就是为了绕我给你特批嘛！”

方若冰不好意思地笑着，“我这点小小的道行，哪能逃得过您的法眼？还请时局高抬贵手！这是小方到新单位的第一件工作，做不好会让李主任失望的。”

时副局长的兴致很高，似乎过年的好心情还没有用完，他抓起座机，拨了个电话，说：“刘行长，我是老时啊。这样，拆迁办要办个专户，他们的会计